他山之石

总算盼到五十岁

□ 卢海娟

女人的理想，就是花容月貌青春永驻，就是软萌又野蛮，任性又被甜宠……女人们总以为，二八年华为佳人，十八岁是全世界的宝贝，二十岁更要登峰造极，二十二三是女王，二十五六是女神——只要不过三十岁，女人就把自己当公主，刁蛮任性，为所欲为，天下都是自己的。父母的宠爱自不必说，碰到的所有男人，也都该跪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听凭差遣与宰割。

可惜，女人的美梦太过短暂。

好时光就那么几年，这几年里，还要升学还要找工作，还要保证脸上不长痘，身材绝对瘦——只有足够漂亮，只有高颜值才能找个好老公，有了好老公，才可以买买买，才可以只在意打扮与保养，生活才有保障，时间才有保障，颜值才能保持得更久些。

三十一过，女人就慌了。男人三十一枝花，女人三十豆腐渣。无论多么心高气傲的女人都要嫁，好脾气的钻石男比大熊猫还稀缺，哪里抢得到？挑挑拣拣还是拗不过命运，高不成低不就，终于还是别别扭扭与一个小男子成了家，变成人家的老婆，每一个走进平凡婚姻的女人最后还是要自己为自己买单，工作单位挤挤压压，回到家里也并没有因为有了男人而万事顺意，倒是多了许多吵闹与磕磕碰碰。等到有了孩子，更是恨不得变成八爪鱼，自恨自己不是孙悟空，分身乏术。

把孝送给老人，把爱留给孩子，身边早已审美疲劳的男人此时却松了绑，没办法，男人看脸，这是生理本能。一个不小心，小三来占位，争一番，抢一番，操劳一番，伤心一番……水润光滑溜了，胶原蛋白跑了，娇滴滴的一朵花，转眼间零落成泥，转眼间人老珠黄，昔日的小公主干瘪了，破碎了，生活只剩下一地鸡毛。

五十岁，连美人都到了垂暮之年。五十岁，更年期，即将由妇人变成老太婆，这实在是一道可怕的坎儿。每一个女人都为这五十岁而胆战心惊！为了抗拒瞬间变老的容颜，多少女人不惜血本在自己的脸上身上动刀子，企图冻龄？多少女人一日三餐算了又算，就怕自己多长出几斤肉来，影响看起来还算年轻的好身材？

姥姥想变阿姨，妈妈想当姐姐……明知道不可能，明知道全是谎言，女人的小虚荣啊，还是要碎碎念。哪里会有女人盼望自己快快长到五十岁呢？

五十岁，我却真心喜欢，如果岁月可以停留，我愿自己的年龄，永远停留在五十岁。

五十岁，那些蓬头垢面努力奋斗的日子终于结了果子，我读过的那些书，我写过的那些文章，让我不断打开自己，五十岁，心灵足够强大，眼界宽了，心胸大了，再不是被人口口声声藐视的小女子。

五十岁，性别终于可以忽略不计，那些靠着男人攀爬到某一空间的女人，大都跌落了神坛，撒娇不再是法宝，卖萌也不会让人心动，男人的眼光，再不会关注你的脸蛋与胸脯，相识不再源于欲望，男女总算是平等了。讨好与诱惑不再是极致的手腕，只有真正付出才会有收获，世界平静多了。

五十岁，像植物的根部，有足够的力量撑起一树枝繁叶茂。怀着慈爱的输送与奉献让我们心生坦荡、坦然，生出祥和与满足感。生命不够漂亮，却暗藏辉煌。

五十岁，知非之年。看透了，懂得了，也就不再计较。《淮南子·原道训》：“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五十岁，知命之年。争过了，拼过了，不留什么遗憾。《论语·为政》：“五十而知天命。”天命都了然于胸，还有什么放不下？

五十岁，艾服之年。成熟了，稳妥了，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礼记·曲礼上》：“五十曰艾，服官政。”陈澔集解释说：“古者五十始命之服官政。”五十而做官从政，预闻邦国之大事。

五十岁，大衍之年。《周易系辞上传》辞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五十岁，这是一个神奇的数字，我愿停留在这里，不美不丑，不老不少，不冒进也不退缩，中庸、平衡，安然开启人生的法门。

坊间纪事

乡村酒客

□ 马 卫

乡村的酒客不在乎喝的什么酒，什么菜下酒，而在乎那种情调，那种氛围，那种酣畅淋漓。

我5岁那年，父亲去耙田，我跟着去捉泥鳅、黄鳝、小鱼儿。到了中午，耙田的叔叔伯伯们聚在一起吃“打平伙”，不知谁提议：弄点酒喝啊！于是每个人的身上搜钱，才拢来六角二分钱，派个年轻的，到大队代销店去，用盅子打了半竹筒酒回来，那时的酒很便宜，因为大家都穷，便宜也买不起，贵了更买不起。酒是红苕煮的，那年代粮食紧张，如果是粮食煮的白酒，则要酒票，农村只有过年时，才会一人二两酒票，红苕酒不要酒票。

没有菜，好在我们捉了不少泥鳅黄鳝小鱼儿。找附近的人家要了点盐，把泥鳅黄鳝小鱼剖了，洗干净，码上盐，在火上烤。不一会儿，就香味浓浓，大人们就有了下酒菜。

酒很低劣，菜也很少，不过他们喝得兴高采烈。

这就是乡村的酒客，喝，就是一种兴致，一种享受，一种快乐！

如果碰上红白喜事，一定要多准备酒。多到什么程度？假如要来100位客人，至少要准备50斤白酒。除去妇女孩子老人，这样，大约100位客人中，会有50个左右的壮年人。要给他们人均准备1斤白酒。

菜不挑剔，但酒少了，客人们一定会背后说坏话。说做事人家抠门儿。乡下人把名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特别是想娶儿媳妇的人家，如果有了这样的名声，谁家还把女儿嫁过来啊？

喝了酒，时常有人发酒疯。发酒疯的不叫酒客，叫酒鬼。

有一次，我去参加生产队胡吉庭的婚宴，那天，就出现了一幕至今难忘的酒场闹剧。

俩兄弟，一个绰号钉钉，一个绰号斧头，在众人的劝酒下，都喝醉了。醉了的兄弟俩，就提起分家的事。一个说你多占了半间灰屋，一个说你多占了一座竹笼。这些本来是小事，在酒精的作用下，愤慨了，开始是争，后来是吵，再后来是骂，最后是打。

他们心中都有团火，因为连年吃不饱饭，连年过苦日子。终于有了出口，于是一发而不可收。

乡村的酒，很多时候，就是一剂麻药，或是一包火药。

乡村的酒客，也有很优雅的，比如我的邻居杨二姑爷。

为啥称他二姑爷，我也不知道。但是，从小就这么叫，也就没有寻原因。杨二姑爷嗜酒如命。他家的出产，李子、杏子、桃子、樱桃，年年卖的钱全变成了酒。农闲了，他上山扛木头，挣的钱还是变成了酒。

他喝酒，就一把瓷壶，里面装着，也不要下酒菜，只要吃饭，都要喝一壶，从不多，也从不少。既不发酒疯，连脸都不红。那酒壶不大，顶多能装三两酒。

如果是做客，他也是这样，喝上相当于一壶的酒，就下席。

当然像杨二姑爷那样有节制的人，极少。好多人，有了钱，有了粮，就换酒喝。

比如白麻子，分给他的粮，一年只能管3个月，因为他差不多换酒喝了。没有了粮，就找队长。后来不得已，生产队只好每天1斤半粮，天天称给他。

现在乡村的酒客少了，即使喝酒，也很有节制。

我童年的时代，酒客多，那是因为，越是苦难，越想麻木。因为他们看不到前途，只好从麻醉中，让自己的生命一截截地烧毁。

改革开放后，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喝酒就不当回事。酒鬼几乎绝迹，酒客还有少许，只是品位越来越高，自酿酒，窖藏，比城里人还讲究。

知 遇

□ 王道生

我把第一个扶我走上文坛的编辑视为导师，我的导师是王维玲。他把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园丁》推介给社会，把他的编辑作风传递给我，又把许多著名的作家介绍给我。他是我文学路上的引路人。

可是他走了，永远地走了！

也许你不知道王维玲是谁，但你一定知道或读过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吴强的《红日》，姚雪垠的《李自成》，刘白羽的《心灵的历程》，路遥的《人生》，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吧？这些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或在国内外的广大读者中享有很大影响的长篇小说，都是王维玲同志亲手编辑或亲自审定出版的。王维玲在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期间，同许多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要求编辑们不仅要关心作家的创作，还要关心作家的生活。

我是多么幸运，1977年我在防震棚的煤油灯下写的小说《园丁》油印稿被他看中，要知道我当时还没有落实政策、是一个正在被改造的中学教员。他派责任编辑三次到天津塘沽区教育局了解我的情况，然后发正式函给我请脱产创作假，解决我的创作用房问题和一家人的生活吃饭问题。原来写时没想正式出版，只想给自己和亲友看，因而没有顾虑，一任情感从心里自由流淌宣泄，一旦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采用，列入出版计划，我便如泰山压顶心生恐惧了。如果《园丁》出版后遇到政治运动再被定为“毒草”，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呢？

王维玲没有放弃，他拿出一个整半天调整我的心态。他问我：“你知道峻青吧？他坐了五年监狱，一出狱就又拿起了笔，现在就住在我们的招待所里。许多老作家都在运动中受到冲击，遭受到迫害，但是他们的革命意志并没有被摧毁。他们从来没有把文学创作当成个人的吟唱，而是看成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作家手中的笔就是战士手中的枪。”

第二天晚饭后，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到一位女同志打来的电话：“你是王道生同志吗？我是峻青同志的爱人。峻青同志为你画了一幅画，因为他的腿不方便，想请你到一楼来拿走。”我连说感谢感谢，立刻跑下楼，进了峻青同志的房间。峻青在夫人搀扶下站起身，双手展开了一幅画。我看见画面上是一棵青松，挺立在风雪之中，树冠上已经覆盖了厚厚的积雪。树下的几棵茅草，在风暴的狂欢中摇曳……

“这是我特意为你创作的，道生同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峻青温和地注视着我。我点点头说：“明白。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您是要我学习青松的坚强。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您是让我学习劲草的坚韧。”

“好，我把它送给你，让我们共勉吧！”

峻青同志把画卷好，请我坐在椅子上。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的事，王维玲同志对我讲过了，如果打消顾虑把作品修改好，让它出版发行，让千千万万的读者都看见了，即便将来再有风云变幻，他们也不敢随意篡改作品，因为，作品已经正式出版问世了。所以，你现在只能是破釜沉舟，像一个战士那样，勇敢地冲上去，这才是正确的选择呀！”一席话，使我从彷徨中清醒过来。

同时，我怎能不感谢王维玲对我的一片真情和苦心呢？

为了让我安心改稿，不使我牵挂孩子，中青社让我把刚失去妈妈不久的两个孩子带来，专门为我们准备了一间房子……

《园丁》第二次修改成功，很快通过三审，于1979年春天出版发行。

我到出版社取样书，走进文学编辑室，一屋子十多位编辑全部站了起来。

王维玲说：“我们祝贺你的第一部小说出版发行！”

2009年，我的文集前七卷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专程前往北京敬赠他一套。他高兴极了，回赠我一本他刚出版的《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在他的寓所我们合影留念。今年，我的文集第八卷出版了，还没来得及给他送去，他竟与世长辞了！

纸上博客

时尚辞典

心有常闲

□ 乔凯凯

读中学时就知道陶渊明的那句“勤靡余劳，心有常闲”，却直到中年，为紧张的生活和工作忙得焦头烂额，直至感到疲惫和劳累，才知道“心有常闲”是多么奢侈而珍贵！

一日读书，读到宋代诗人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想来诗人平日里也是奔波劳碌的，于是在稍有空闲的黄梅时节的夜晚，约了朋友来做客。本想着在灯下与朋友聊天品茗，不料朋友却无故失约，听着窗外的雨声和蛙鸣，寂寞和无聊自然漫上心头。

然而，一个“闲”字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韵味。想想看，多情的梅雨，欢快的蛙鸣，闪烁的灯火，清脆的棋子敲击声……这样一幅既热闹又冷清、既凝重又飘逸的画面，多多少少会让人不由地沉醉吧。也许诗人已经忘了他是在等友人，而完全沉浸到内心的激荡和静谧中。应该感谢友人的失约，让诗人享受到了这样一个独处的美妙的不眠之夜。若不是有闲适淡然的心态，何以能平复友人失约的焦躁，甚而留下这样一首意境优美、脍炙人口的佳作。

在闲适的环境中保持一种闲适的心态，相对来说较为容易。在烦扰杂乱的环境中，依然拥有“心有常闲”的状态，就是一种修养和能力了。王安石可以说是大宋时期政坛和文坛的风云人物，人生宦海沉浮，屡经大起大落，难免会心力交瘁。然而，偶有空闲，他则会邀三五好友，或独自一人，煮水烹茶，细细品味茶香，在茶韵幽香中清空俗世的烦扰和芜杂，更重要的是为心灵留下一片空明之所。

有一次，王安石请家居蜀地的老友苏东坡带一坛长江三峡中段的水，用来烹煮阳羡茶。苏东坡收到老友的嘱托，自是不敢怠慢，专程到长江三峡打水，并亲自送到王安石府上。待僮儿煮水泡好茶端上，王安石细观茶色，问：“此水何处取来？”东坡答：“中峡。”王安石却笑道：“又来欺老夫了。此乃下峡之水，如何假名中峡？”苏东坡自是大惊，原来船至下峡时，他才想起老友嘱咐之事，而水流湍急，无法回溯，只好汲一坛下峡水充之。王安石继续说：“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太缓，惟中峡缓急相半，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茶色半晌方见，故知是下峡。”一杯茶水也可以饮出如此多的学问和滋味来，一颗闲适空明之心不觉间呼之欲出。而他的好友苏东坡虽一生坎坷，却也有品茶的那份闲情和清明，由此便不难理解，他们晚年的安宁淡泊从何而来。

身处俗世中的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被裹挟着前行，“勤靡余劳”之余，难免会有疲惫。如此，我们便需要有“心有常闲”的能力和心境，在偶尔得闲时，甚至在忙乱之中，让心“闲”下来片刻。亲手掌控生活的步伐，感受生命纯真原始的美好，把灵魂掏空，让心灵空明。

人在旅途

曾堤上的背影

□ 陈 忠

斯时，几只从湖面上轻盈掠过的白鹭，栖落在了沙洲上。

夕阳斜堕，湖水清纯厚冽。

一只红蜻蜓，兀自立在了才露尖尖角的小荷上，水晶片似的小翅膀，被夕照染成透明的紫色；而另一只绿蜻蜓，却不时地在水面上调皮地轻点几下，泛起的涟漪，在夕阳下慢慢扩散开来层层的想象……一个吹胡笳的人，坐在一叶扁舟上，那笳声呜呜，吹出了北宋屋角的起翘之势，而十分突出的明亮颜色，使窗棂、梁柱与石座的雕刻与彩绘的变化，带来一种十分炫耀的视觉——这视觉蔓延到一望无际的蒲草之上。

遥想947年前，大明湖远不是现在这般风光旖旎的样子。那时，由于济南的地势南高北低，南部山区和城内泉水汇流成波后，便毫无阻挡地向城北宣泄而去。每到夏秋，水流泛滥，为害庶民。尤其是大明湖一带，葑草壅塞、藻荇蔓延，遍布着一块块养鱼的、种莲的、植苇的、栽蒲的池塘和水田，埂界纵横，毫无章法。甚至很多人家还将柳树桩子砸入水塘并结草盖屋，使得大明湖远远看上去，像是一块块暴露在蓝天白云下的污泥补丁，那么凌乱与不堪。

直到宋熙宁五年，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的曾巩，这个被苏轼誉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的曾知州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大明湖的这一乱象。

曾巩来到齐州（今济南），在担任齐州地方的首席长官期间，正值他的好友王安石变法进入高潮，他积极与其呼应，在济南稳妥有序地推行新法，兴修水利，除暴安良。不久济南便出现了“仓廪实”“里闾安”的一派繁荣、和谐景象。

没有史料描述当时曾巩是如何排除万难去勘察地势，描绘水系图谱，并动员湖民搬迁、千方百计安置他们的生活的，但我相信，他肯定是先下基层，据实考察民生民情，然后才决定挑沟浚湖，修筑堤堰。

想必在曾巩看来，治理河水也应该像行文写诗一样，要讲究规矩，有对仗和押韵，还要有意境和节奏，这样才能将美好长留世间。因此，曾巩在对大明湖进行整治时，不仅因地制宜疏浚水道，导水入河，更是利用挖出的大量葑泥，修筑起一道贯穿大明湖南北的百花堤。大堤将大明湖分成西湖与东湖，是游人从南岸登临北岸北渚亭的捷径。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曾巩，便将此百花堤称为“曾堤”。“鱼戏一篙新浪满，鸟啼千步绿荫成”便是当年百花堤上移步有景的真实写照。

只是他没有想到，他挑沟浚湖的方略很快被宋朝大文豪苏轼所借鉴，用来治理杭州西湖，使之成为人间天堂；他更没有想到，也正是受到了大明湖百花堤的启发，苏轼才修筑了杭州西湖的苏堤，并成就了举世闻名的“苏堤春晓”。

千百年来，曾巩在济南人的心里已然上升为一个平和可亲、德行卓著的神明，他的功德与文勋早已渗入了济南的山水间，所以，济南的后人才会建“曾巩庙”、修“南丰祠”以致追思。

一钩弯月，悄然挂上了柳梢头。月亮的清辉泻在青石板铺就的曾堤上，泻在片片银箔闪烁的湖面上，与远处的灯光相映成趣。

想必宋熙宁七年那个夜晚的月光也是如此皎洁和清亮吧？

曾巩调离齐州去襄州时，济南的老百姓为感戴曾公的清廉与政绩，纷纷走上街头，拉起吊桥，关闭城门，他们这样做，只是想挽留住一个清官的背影。因为这个背影，就像当年百花堤上的月光一样，照亮了一个梦，温润了一座城。

一个月后，曾巩在《离齐州后》一诗中写道：云帆十幅顺风行，卧听随船白浪声。好在西湖波上月，洒醒还对纸窗明。画船终日扒沙行，一去齐州一月程。千里相随是明月，水西亭上一般明。

……

曾巩一直把济南当成他的第二故乡。

济南文学泰斗徐北文先生曾说过：“济南自建城至解放，知州、太守、市长千余，政绩最佳者属子固也。”

曾巩这样的人，值得济南人永远记住，并礼敬。

斯时，月光从湖面上升起，湖面上的光亮是细腻的，疏朗的，温婉如玉，透明得没半点杂质。

站在南丰桥上往北看去，我知道，曾堤的尽头，就是翼然波上的汇波楼。大明湖的清流，经汇波楼下的北水门，会抵达华不注山下，然后汇入小清河，而我的身后，就是窗含东海的超然楼。

心灵小品

又逢古村落叶时

□ 周蓬桦

井塘村的落叶不同于别处，因为它的每一道脉络都在诉说。而且，井塘村的落叶不依赖于秋风的急缓，是那种自然而然地飘落，散发隐逸、安详和恬适的气息，似乎它甘愿归隐到时间里去，在树根下化作腐殖质的土壤，化作旧乡村的风景坐标。

我伫立在井台观察和谛听：发现一枚叶片落在深井里了，悄无声息，像一个柿饼，落在一副饥饿的胃里。

我早就听说乡村的水井是通往神灵的暗道，它会记下汲水人的面孔，记下村庄里每一个歉收或丰裕的年景——古老的井塘像一头老牛的胃囊，有太多的褶皱，正在秋风中反刍从前。

它记下的，全是农历节气，春日溪水和夏日炊烟飘远的方向，记下蚕豆花又在篱墙边开了几朵，磨坊密布的蛛网捕捉了多少飞虫，夜晚如豆的油灯和婴儿战栗的哭泣，以及深夜的胡同里月光投射下大块黑色的斑影，小时候在这样的夜晚，适合捉迷藏。

当然，它还记住了飘忽的风雨，木门叮哐作响，油灯被风吹灭，土炕上静坐着一位哺乳期的女人——这个女人多么像我的母亲。

是的，大凡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间游子，后来经过读书或其他渠道走出了乡间，或走南闯北深谙江湖险恶的人，只要来到青州南部山区的井塘村，在村口一站，就会被村头草垛边流淌的溪水勾起情愫，像打翻了五味瓶，心绪骚乱，甚至会产生大哭一场的欲望。

此刻，“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或“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一类浪子还乡的句子像星星一样蜂拥而至，揪出内心柔软与感伤的线头。

这线头一扯，就会牵出一个漫长无际的农耕时代，另一端连接着树木的根、虫子的须和狗尾草的穗，连接着火柴、炉灰、羊皮袄和猪下水。

木心诗云：“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而眼前的井塘村，从前的屋舍是连锁都不落的，因为村子里的大部分人家居住在山上，想把日子过快了都没有可能性。令我担心的是上山的光滑石径，如果遇到大雪天气怎么办？尽管用文艺家的眼光旁观，一场雪会把一座山村涂改得很美术，晶莹透明像童话的宫殿，但乡民们的生活会比较麻烦。当然，最令我担心的是年轻人的婚配，如果从外村迎来了某位漂亮的新嫁娘，轿子抬不到山上怎么办？新娘不习惯走山路，不小心跌倒了怎么办？诸如此类——毕竟，烟火凡尘的日子是实实在在的呀！

井塘村已经在大地上存在了500余年，村民的迁徙也是近年间的事，他们当年刀耕火种的痕迹永远留在了村子里，那劳动的农具，窗台上的旧鞋子，睡房里的木衣柜，天井里的饭桌和石凳，还有乡民们度过的快乐时光：在古树下的草台敲锣打鼓，拉二胡，吼山歌，说书唱戏。

漫步村口，我的脑海里不时转动着一个疑问：无论快与慢，它们各自的好与坏究竟在哪儿？快与慢的焊接点与分界线在哪里？但不管怎样，井塘村的意义在无序开发的城市化进程中愈发凸显，注定在时光的宝盒里成为一颗明亮的珍珠。

留守的村民对我说：“你应该夏天来呢！这个时节太萧条。”

不等我作出反应，他就开始数落夏天井塘村里的诸多妙不可言，比如漫山遍野的野果子，溪水旁边的鸟蛋，树丛中低飞的萤火虫，草垛里新出生的小刺猬。

而眼下只有众多金黄色的落叶，在哗哗地落。落叶很快堆满了村子中央的井沿和轱辘头的周围，它们在诉说什么呢？说不清。

我暗自打算，明年夏天来井塘村找一间茅屋住上两天，看明月升上东山，照亮花梨木的窗格。